

故宮博物院
珍藏

湖北府州縣志

共十五冊
第十三冊



故宮博物院編 海南出版社

故宮珍本叢刊第 143 冊湖北府州縣志第 13 冊(共 15 冊)

故宮博物院編

長陽縣志

歸州志

恩施縣志

宜城縣志

建始縣志

來鳳縣志

海南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故宮珍本叢刊.第143~145冊,地理.都會郡縣.湖北,[乾隆]長陽縣志、[乾隆]歸州志、[嘉慶]恩施縣志、[康熙]宜城縣志、[嘉慶]建始縣志、[乾隆]來鳳縣志、[康熙]均州志、[嘉慶]竹山縣志、[乾隆]鄖西縣志、[嘉慶]鄖西縣續志、[乾隆]棗陽縣志、[乾隆]東湖縣志/故宮博物院編.
—影印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4

ISBN 7-80645-978-2

I.故… II.故… III.古籍—善本—故宮博物院—叢刊 IV.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06571 號

故宮珍本叢刊第 143 冊

湖北府州縣志第 13 冊(共 15 冊)

[乾隆]長陽縣志 [乾隆]歸州志 [嘉慶]恩施縣志
[康熙]宜城縣志 [嘉慶]建始縣志 [乾隆]來鳳縣志

故宮博物院編

責任編輯:李升召

*

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橫路 2 號 郵政編碼:570216

湖南省新華印刷三廠印刷

湖南省長沙市韶山路 158 號 郵政編碼:410004

本書正文用紙由金城造紙(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生產

*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張:28 印數:1-400 冊

ISBN 7-80645-978-2/Z·59

定價:2980 元(湖北府州縣志 34 種共 15 冊)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方面問題請與我社或承印廠聯係
我社為本書每冊(種)書新編的目錄均置於每冊書末

長陽縣志

藝文文以紀事亦以載道也儒者以文藝為末至有激而為一作文人餘無足觀之語然古來忠臣孝子志士仁人忠君愛國之誠懇天憫人之志固結於中而不可解莫不作為文章以發揮乎理道而抒為其性情是以立言乃立德立功同稱不朽夫固不可關也長邑舊志所載可存者甚少後畧加刪改附以新編非敢謂有當於載道之首亦以有關於政治之風教者不敢或遺俾後之人有所考據焉耳志藝文

長陽縣志

記

記

重修長陽儒學記

程楷

今上御極之十年詔天下郡邑興學校育賢才以隆治盛典至渥也長陽荆南屬邑學在縣治東規模狹隘歲久亦圯前任李公亟欲更新之未果先致仕去繼而劉公僅增齋廡數楹弘治丙辰秋貴溪世熙公來任司鐸見義舉填日乃進諸生而諭之曰釋老教與緇黃之宮遍天下況學校乃吾黨根本之地任其頽廢而不為之所豈釋老之不若耶於是轉相傳呼

長陽縣志

記

二

咸各捐俸廉以供工役開募莽平基址立堂墀整道各棟木於山澤竹於河厥材既良厥功維時前為層樓三間中為儀門四楹旁建講房十楹新以堂墀甃砌由此室有堂習有齋生徒造就有所矣藏書有樓肅儀有門生徒肄習有規矣周遭嚴峻刻畫輝煌工始於丁巳夏至腊月而落成乃又進諸生而語之曰鵬之徙南溟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易之象雲雷屯也曰君子以綏綏今諸生以遠天之材際風雲之會其各勉強學問以為鵬之扶搖為屯之綏綏毋或廢墜以辜所望諸生皆稽首再拜曰敬受教適戊午春貢士孫俊來京述其始末請記於楷楷曰是能不愧乎師道爰筆而書之公名淳字世熙乃楷同姓何君名派字宗本樂安人

重修儒學記 崇禎二年

文安之 編

長陽荆南望區峽州古鎮古梅關山為楚顛赤幟國
初暨學宮於縣治之東百餘步廟近於江宮遠於巔
地靈所發人文蜩集一時科第蟬聯乃吾縣祠頤頤
恨之先世如春坊公劉子春編修公來震乃吾縣鄭
和雷恩沛先後相繼其庶幾襲成祖恭政楊聘乃吾
郡大司馬趙勉大司空刻一儒少宰王篆其五朝事
業政相表裏迨後移至山麓風氣稍盛科第漸覺辰
星神宋已亥復還山之崗癸卯楊胡澄一人而後遂

記

三

長陽縣志

寥寥也至於丁巳祀融為災閭邑俱燬粵西孝廉伍
子璠署長陽縣事錄輯縣治頤尾與咀不暇為營官
計祇建文昌閣於舊址登畚餘地以俟後人不為為
市捐所據至麻城孝廉劉誼清署儒學事始移學宮
於故地殿廡倫堂聊又麗崇然外無宮牆風氣不聚
壁無頤墨廟貌無光暨陰父母高譚梁楷以縣之恩
州人來事斯邑文章吏治早有循聲公餘集諸生議
題督課暗度金針悉捐俸贈補營宮缺命耆老楊任
倫刻一元董其事越十月而厥工告成事甫竣而邦

達即登丁卯賢書將來繩繩相繼雲蒸霞蔚必遍國

初而上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皆高父母之力也諸
父諸兄共籍倚庇其何能忘余自南而北便道踴里
緣故知向生好聘之請故紀其始末如此

龍門洞記

周伯殷

龍門洞在縣治南一里清江之陰洞有水北流入江
兩岸夾天峭壁千仞惟畫分則見日繇江岸褰裳躍
水而進數百步始至所所瀑布飛瀑聲如震霆凡五
坎而至平地每坎高十數丈下瀝為潭其第五坎為

記

四

長陽縣志

潭幽深莫測俗傳為蛟龍窟宅怪石層疊泉水下瀉
凝為鐘乳白石瑩潔爽氣襲人如凌陰有異草附崖
而生鮮翠盤曲如西之象有魚無鱗四足能登木食
葉兩岸之巔皆絕巘喬木蔽天人跡罕至其上多猛
虎文豹雄獾刺豪矜羊人熊巨蛇毒蟒有鳥四足如
狐兩翼如蝙蝠毳毛黃紫騰翥上下名曰飛生又有
怪黿狸首肉角名曰負板遇之則高宣德六年夏五
月天旱縣尹趙公銓教諭簡君載訓導周君嶽偕予
入洞祈雨道流王愈巡尉入潭有雲氣從宮實出神

崖根而上至於崖端大雨斯注仰視日光炫然連日
乃止田疇既足結稿勛興歲以大熟於乎深岩絕壁
有何靈異乃能布甘澍獲旱災隨禱而應蓋神龍之
所致也天下名山大川在祀典者何限而求其靈應
如此者鮮矣予故記之以告後來

創建觀音閣碑記

明 李 爵

縣治東郊外三里許橫嶺重疊勢奔驟自文章峯迤
遞而下直駐江寧中嶺盡處峻峭崛起如長虹高數
仞深且廓爵与室人徐自舟中來憩此覽形勝擬衣

長陽縣志

記

五

登其上見石竈突出內湧清泉若甘露顧其前眾
山環拱一水橫流其奇幻實天造地設也居民為余
言昔有行人夜宿此洞見白氣籠罩如電光閃爍經
時不散又常聞鼓樂聲自東來至洞口遂止說者謂
與境奇闢靈異斯著理或然也余思地城郭且居要
道登臨諒不乏人正宜建亭閣培風景以資韻事何
竟若無人者想山靈亦恨人寂寞矣爰歸庀材木平
穴丁鳩工伐石不月餘而臺基告成因建樓閣五間
塑觀音大士諸像於內屏後塑南海景上設天花板

以覆之右崖造廚房一所並砌石爐一座兩旁造鐘

鼓各一架復於石梁前鑿龍頭以引泉水下浚二井

盛之閣成縣尹葉修學博吳公王公縣幕陳君及合

庠紳士登臨覽眺一時稱勝概焉夫茲地處埋蒸莽

為狐兔之窟鷹鵠之巢者不知其幾千萬楮也今一

舉手間遂覺氣象萬千與人肩宇雖道路往來皆思

一謁為快而況名公紳縉騁人達士樂詩酒而詠風

月者不更足為山靈光耶至於修其廢墜增其闕畧

繼續而恢宏之是以望於後之君子云

長陽縣志

記

六

重修長陽縣學碑記

蔣永怡 本報

今之官以學政者也以學政則不必有吾學之師与

吾學之徒也故晤諸同官而語之曰

先聖吾師也子衿者流吾學之徒也則或然不應是為識

學之必不可已哉夫人之生不能外五倫以為人

自不能外五倫以為道長民者亦不能外五倫以為

治皆所謂學也長陽令周子渭之矣周子名家子產

於文學之邦嘗受業於余初不得志於有司勉就邑

佐得江右之安福當事賢之推遷長陽令甫蒞任語

余曰長陽雖小邑代不乏人迨我

朝定鼎歸版籍獨後土冠疎墮民無子通此蚩蚩者未

識詩書安知禮義是非興學校以訓之不可余曰善

述以秋闈有事會城復語余曰長邑向震於冠裳業

弗能工學額視他邑稍隘又多為寄籍者竊去請嚴

之以作土著者余曰子知市千里馬者乎善市馬者

市駿馬之骨而千里馬至矣子但使長之父兄知所

教長之子弟之所學則寄籍者亦子邑之駿骨也周

子曰唯唯迺亟詢諸父老清學宮故址計改作之相

長陽縣志

記

七

其陰陽審曲面勢建大成殿修明倫堂櫺星門及左

右廡舍百廢俱舉崇奉

先聖未主於中率諸子弟釋菜而致謹焉邑之童叟無孺

雖懽懽真文教之有成也余聞曰善哉周子之以學

為政乎今之為政者以催科為法律以墾蕪為教令

於民桎梏之不聞其聞導之也於士挫辱之不聞其毀

彝之也周子固能興庠序董師儒敷教化使沉淪於

弊之子咸知吾學之有師得以自立於天下可不謂

知學者焉於其成也樂為之記

斑娛堂記

李振

長陽縣署內西隅有瓦屋數楹下臨深池年久剝落

棟宇傾頽及於池中者幾過半矣余治長之明年乃

得重整而更新之顏其額曰斑娛先是辛未春余得

夢於禮部

廷試既竣奉

命簡發來楚其年之秋署蒙鄧中即遣价歸里為迎養計

而椿萱以道路險遠無未意使命往來杳相望也壬

申春補授長邑密迓蜀境舟行為便竊用自喜復遣

長陽縣志

記

八

使急請尋命弟過春來長問慰勞苦並以願兒為清

白吏不欲暮年遠涉為諭報聞命之下中夜悚惶念

自襁褓以來吾父母顧復教訓備嘗辛苦及長列紫

序促令尋師染墨遠遊京洛者幾二十年子職久曠

反哺無備每一念及輒為推心今幸仰沐

皇恩出宰一邑雖風塵下吏不足榮親而五斗之俸亦聊

為吾親一日之養以盡人子之心若復睽違兩地則

負疚彌深方今

聖明在上人才濟濟如拔者何足重哉惟有俯仰告歸期

遂為私以彰

聖朝治之降而已矣命第再歸泣告請命今年春復遣
介者視乃得回報許以秋杪買舟東下而茲堂適成
因名其堂以誌喜云嗟乎以余之介鄙無能賴前人
餘蔭叨列冠裳實出望外顧自念官卑祿薄不能奉
承親意唯是公餘退食晨昏定省常親色笑常自比
於斑衣戲舞以無忘孺慕之真斯則區區之意也夫

後樂亭記

李拔

皇上御極十七年余自郎中署篆奉

長陽縣志

記

九

命補授長陽長陽楚北僻邑衙署故簡陋加以教吏長吏
視公屏若傳舍益比廢不治客有從予來者見夫敗
瓦頽圯一望蒸熾客有憂色進而言曰衙署之荒涼
極矣盡修治為棲息之所可乎余笑而謝曰否否是
未暇為此也方今

聖天子念切民依勤求治理日昃不遑自封疆大吏以至
庶倅奔走之烈莫不經宮紀綱竭忠盡智以奉揚
德意長雖僻在山陬社稷人民與大邑同而先治館園
為逸樂地余實不德猥從二三子之後其誰与哉且

長陽縣志

記

十

子亦知治長之事有更急於此者乎誠與子觀夫四
境之內田疇汙萊流民四集中澤嗷嗷急宜撫綏又
試與子觀夫公庭之上訟獄紛紜積案塵封因繫累
累急宜清理而且城垣坍塌祀宇頽頹道路荆棘人
文衰替當此之時雖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夙夜匪
懈其有闕而何棲息偃仰之為子實不愛人以德
予將從其大者姑少安而無躁也客唯唯而退予迺
就居秋溫弗擇爽垲日則蒞民而問疾苦夜則秉燭
以治官書凡所為飭暴安良清刑平獄修廢舉墜育

文興行者畢知慮以為之不遺餘力如是者逾年而
事治民安漸有起色宿稍用自慰而未敢以自逸也
客又進而請曰君之治長也政簡刑清百廢振舉而
衙署獨致闕如毋乃不稱實甚弗能辭更捐貲命匠
量加修治就池上舊址結茅為亭而額其額曰後樂
蓋取先憂後之義云夫子之所謂樂者其非公餘徒
倚玩景適情之謂謂夫稼穡盈虧萬民樂業時和而
年豐也謂夫業績清釐訟獄衰息老耆而幼穉也若
夫城垣隘則保障蔽祀宇葺則神靈安道路治則行

於安教化與則風俗美是皆余之所謂樂者樂其樂
與非人之所謂樂也雖然余亦安敢言樂乎哉昔范
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故其憂也實能
以天下為憂而具樂也亦即以天下為樂今余德薄
能鮮於古人弗能為役然程子有言一介之士苟存
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予幸遭逢

盛世出宰下邑雖德位弗逮而利濟有心自今以往宜何
如早作夜思以遠紹古人之餘徽而仰答

聖天子之休命者蓋重重焉而不能自己然則予敢云

長陽縣志

記

十一

予予之憂蓋無時而可釋也已

方山記

李振

方山在縣西三十里其形方週亘亘如城庸高不

可攀惟東西一線可通俗名小

方山以此余初蒞邑即慕焉因吏

山計越二年政務修葺民氣和樂甲

於省耕南津洋口夏魚溯溪而上地稍

民以桔槔引水灌田田皆肥美雞犬桑麻隱然桃源

適意顧而樂之溪將尽至山麓循循僻徑策馬而南

行六七里至白竹寺有僧來迎青林翠竹景致佳絕
正佇者久之馬首折而東坡益陡峻與馬皆不能從
予乃攝衣徒步而登未及半憩憩於石有童子進
飲之味苦而回甘以錢不受曰此皆大夫之賜也予
曰此皆

聖天子之德也尔童子何如焉童子不能對乃行至馬鬣
嶺而面懸岸如刀砌中有鳥道僅堪容足過嶺即為
寨東門石磴盤曲山從面起扶掖乃能上自白竹寺
荒高不過五里而行之難艱不啻數倍云絕頂有通

記

十二

天觀述日所新葺者蓋取山極高呼吸可通帝座之
義氣象宏敞俯視衆山如櫛如彈丸因思昔家居
時常遊峨嵋上計入都嘗遊華嚴及盤山形勝雖各
不同要之所立者高則所見自遠所覓者尊則所視
皆卑以諸所歷大都然矣崖畔有洞名曰風穴舊志
稱其口大如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春秋分則靜予
初未之信詢之居人良非虛語山之上廣袤約數十
里佃戶十餘家皆種苞谷自給而出租以飯僧陶然
自樂若不知有世事者其無懷氏之民与少焉日已

沉西暮色蒼然急率從人由寨西門迤邐而下陰要
更甚於東既下山回望峯頭縹緲雲霧間不可復識
適僕馬來逆乃得乘騎時以昏黑燭之以火宿於田
家翌日乃歸

覺斯樓記

方遜

恨陽荆南之僻微也萬山環繞一水滌回縣無城郭
居民鮮少己未秋七月余初至無屋可依於明倫堂
側命吏人磚土編竹乃有棲止之所与一佳二童向
折脚燈邊過活每西風乍起江聲怒號山影迷離吁

記

十三

其可畏余有句云水似青羅帶別諸峯如紫電割愁
心蓋實錄也堂左有樓三楹曰覺斯乃前徐公又
達建歲久漸圯冬仲清河公來署更相与謀少葺之
樓上四圍空無垣章學齋內舊有枯桐二株爰覓工
截板易欄杆補破壞是蔽風雨移居其中日光穿隙
月影在床樓縱可四十尺高二十尺星辰若堪手捫
衆山烟雲朝夕變幻出沒於几席間千態萬狀似可
攬而握之者每夜一燈熒熒余手殘帙清河公佐紡
粧至河傾漏盡不休聞後帝虎嘯灘急風高驚心動

聞哦小詩吟聲直与群响互相奮也余不能飲清河
詩淪雪水烹尚茶相与話愁覺坡老海南風味去此
未遠每破涕為笑噫今日之冷官無珠昔時之遷客
苜蓿空盤對旅寂寥菊松光往憶此悠悠因呵凍研
顛霜毫題於屋壁俾後之登斯樓者讀其文見其心或
為之茫然長而一嘆也已

建修四路茶亭記

李板

長陽為楚北僻邑川巖險阻實四大之國也西通巴
蜀東接荆宜北控東歸南連鶴梁衝衝要津縱橫交

記

十四

錯商賈絡繹往來奔會踵相接焉其地皆崇山複巖
鳥道羊腸逼窄陡峻莫可攀躋予視事之明年既次
第增修寬大而陡峻如故如天里鋪之闢天坡木球
溪之點疲龍潭寺之漫腰坡石板鋪之連三坡奇峯
削成上薄雲霄下俯深谷一望心悸登斯坡者累糧
載餼攀藤援葛偃倭騰行蟻附而上每遇酷暑日光
如火汗出如漿喉乾如烟氣喘如激湍而四顧茫然
欲求一蔭之庇一掬之潤而不可得此昔人所謂蜀
道之難也予目擊心惻爰捐俸廉各於坡頂建亭設

茶廣竹木以為歇息地而願其上其在開天曰暫憩
 止點心曰忘疲在漫腰曰慰勞在連三日息肩每坡
 量撥官佃四家歲收所入以供茶湯之用并諭所司
 務在經理得宜始終不怠以無怠愆悌之意呼呼境
 內之人吾子弟也其行旅商賈吾子弟之伯叔兄弟
 往來於是邦者也願聽其勞苦而不為之愠是重予
 不德也是使予勸農講約公事往來亦無以托足而
 憩息焉其亦何利之有哉至於修崇以時無碑斯壤
 是又在後之君子繼續而光大之人之欲善誰不如

記

五

我未足以為慮矣於其成也書以記之

序

李廷春墓表序

鄧維連

邑二尹李公倦倦述其太公中洲先生誼至高乞璉
 一言表厥墓連異之夫人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
 中李公五歲失太公而今年踰強仕且艾矣高才下
 僚不以介意而獨終身孺慕太公若膝下然嘻賢哉
 及璉覽狀而知中洲先生明德遠矣是宜有達人為
 之後焉璉請表其大畧以風世公諱廷春字應時歸
 中洲楚之長陽人幼業儒工詩文而以教書未售其

序

十一

尊人東峯公饒資財命作司掾公曰丈夫不學則農
 耳何以刀筆為哉棄之而與名士賢大夫遊講道讀
 學恬如也東峯公生子三而尤鍾愛仲子魁嫡母向
 氏則愛季子占各以阿堵美田宅相陰原公一意順
 承友愛弟侄有加仲魁早世無嗣遺女秀連東峯憂
 甚不食公休其意進曰魁女可以贅壻承魁產是魁
 無子而有子也夫人得無過慟乎東峯公始食竟以
 魁女贅邑丁固安而揭萬金產授之是時向璉公之
 權以行孝東峯無生矣閱五歲東峯公与需人相睦

而遜公哀毀蔬食倚廬三年獨力襄事不累仲季孝則養老友則讓產即古毛義薛包輩何能遠過公哉因有採木之役人規避不敢任太守以屬公公親入不毛凡五載竟得良材竣事思授冠帶真其有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之風其處宗族家貧衣食或不能嫁娶殯葬者助以金族人子弟教之俾底於成其處鄉黨假借不能償者焚其券尤雅重賢士與節婦如府庠蔡正學易與胡門馮節郎氏羅氏周助蹟遠久而不遜公之好善樂施如此以故上至中丞直指下逮

序

十七

郡守邑宰無不敬公賜扁旌揭幾於充閣而天之報公亦孔厚矣七子三十餘孫備員諸宮者十有餘人荀龍薛鳳濟美一門為世絕稱焉公兆在縣西後浪沱水竹園而元配宋孀人出名閥婦德彰與公同壙側室蕭碩人亦以賢淑相佐附葬於此節子曰人何以宦達而後成名乎若李太公者寧為書生不為刀筆吏砥行行好修已足千古卒之澤流邦家譽動紳縉較之宦達所得孰多乎夫古布衣擅名龐德公徐孺子但以食貧苦行標當時而公則以席豐履厚得

之僅亦太史公所謂君子富好行其德助藉金易地而貧其苦行當亦在德公孺子下也嗚呼可風矣

修長陽縣志序

田思遠

歲癸丑思遠來會茲邑適秦檄纂修縣志兵火之餘僅拾諸餘燼以付梨棗成請序言以并其首予惟長陽荆南巖邑星分軫度之次逼土司設梅子八關險阨比他邑為尤甚延袤綿亘數數百里無平衍尺寸舊志云刀耕火耨實亦峰翠峭石耳然稻黍魚樸蕨薇率滋窳農樸女負俗野陋信鬼神此又何以見

序

十八

沃土思遠齊土思義之意覽諸往冊勝記不少恨山名於漢睦州名於唐清沅方山累累蘭讀宛然在楚郢間一都會自隋改名很陽而宋改長陽明因之及我

朝御宇相同勿替惟是邊邑懸隔川巖險阻奸宄竊發繼而西山崛起勢成燎原前後蹂躪數十載風鶴震恐鳥奔獸散城邑空虛處處業蕪癸丑年賴王師臨平招徠復業而還歸者寥寥茅簷野處僅止百家不可復振以視昔之屋羅蕃列蓋不能比齊既雖然

觀夫山川鬱塞江水滢洄一派佳處靈淑之氣時藹
氤於岩谷間所為鍾英毓秀代不乏人者此也則他
日珠含玉韞蔚起人文以輝映前代之盛者余將翹
首而按之也已按按睦州長陽之邑俱始於隋而蘇
唐名宋改長陽者訛也因草不
便更改
仍之

百紅倡和集序

方遜

睦州僻近尚蠻其山巉巖削壁森然如劍戟鏘之
驚人其水急峽重灘凜然若寒狄哀猿之動魄其地
閑寂又多怪鳥幽篁翫桂往來襟袖於其間余始至

序

二九

以己未七月見殘月之蕭涼聽斷鴻之寥唳秋風
沓殆難為懷幸遇孫子沆卿以同鄉舊好協寅恭惟
然握手得教晨夕庶少免商婦琵琶之感矣沆卿天
才放逸言語妙天下喜賦詩走筆便成余亦有吟癖
首館無暇惟以此事度日凡錦箋之往還銀鹿之奔
命日不暇給兩人自得還自笑也一日余偶拈紅字
韻得斷句一章寄沆卿沆卿和之厥後疊疊此字各
二百餘篇多矣哉古來未有也雖其中不無游戲漫
與未盡可存而一時冷官之韻事詞場之佳話山陬

之旅況羈情俱於此見因刪留一冊題曰百紅倡和
集裴楊醉唱於荆潭溫段題襟於漢上傳為千秋盛
蹟今踪未敢方駕前賢要亦各得其概耳庚申夏五
客峽州間出此冊示碧湖司訓深相嘉嘆輒跋其尾
曰紅石尚書不獨專美於前此紅百詠且堪嗣響於
後斯評也在司訓未免獎藉太過然亦不可謂不知
言者矣

捐修長陽諸廢序

李板

長陽為奇奧之區依山為城臨水為池獨據形勝秦

序

二

漢漢而後輦錫嘉名隋唐以來相沿勿替川嶽炳靈
人文盛盛舊冊所載歷歷可稽有明之季兵火焚剽
冠盜充斥婦子流離城邑為墟我
朝定鼎招撫流遺還定安集而逼近苗疆土瘠民貧
斯土者以服官為寄需未免困陋就蘭城垣聽其冊
壩祠宇任其傾頽道路為之荆榛人文因而衰息遂
使凋殘之後不能復振亦司牧之過也余猥以涼德
作宰茲土惴惴焉當以不克負荷為懼從簿書鞅掌
之餘題現遠覽竊惟我

國家休養生息百有餘年雖深山窮谷莫不沾濡膏育

商皇壯麗而撫茲靈邑諸凡圯廢氣象蕭索獨無以

壯觀瞻而彰

盛治揚奉

德意之謂河其母乃實有所關以速官諱且夫為政者

將欲登民於衽席之風聲俾燕燕而若於此而其居

處率由景仰服習之地先無以作其則而大為之防

雖有善政教其孰能聽之爰捐瘞瘵擇士民端謀老

成者董治其事先修城郭柵欄以資保障次修俾宮

序

三

學舍以勵人材其餘道路橋梁衙署祠宇凡有關於

政治者悉為整飭毋或殘廢闕畧以為吏民羞嗟乎

宣化承流臣子之分也修廢舉墜官守之常也今茲

之後不煩一民次第修舉行將告成凡我邑人其各

鼓舞摩勵農安於野士興於學共思洗其懷陋以報

濯於

盛世而予亦得藉手以仰報

聖天子之重寄於萬一斯則區區之心所為翹首而切望

此夫

我奉李邑侯倡修重經閣序

訓師清

蓋聞先天地而立者道之所以開後天地而行者道

之所以專聖人在上敷之為治此聖人在下宣之為

德言其理為天人性命其文為詩書礼樂易春秋

董子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朱子謂道之大明衍於聖

凡以此也殷周以前史即為經漢唐以後經別為史

源流雖分要皆為世道人心而設歷代分以取士名

臣巨儒無不出乎其中倚欽盛哉道化之素繁也長

陽雖楚北僻澤宮泮水規模俱備唯是尊經之閣闕

序

三

而未建前者

頒賜五經子史制藝諸書胥散佚於敗宇敝牆而莫為

之所甚非所以尊聖經而先治道也邑侯李公四川

名士南國鴻才壬申春奉

簡命來治是邦下車之始即憐憫以培人材昌正學為己

任修明振作百制維新顧茲閣久缺慨然興嘆謂經

者聖人之心法而尊經者學聖之津梁正宜樹闢標

津以作其美牆之慕奈何荒涼寂寞聽其喬野而不

凡或足司牧之過也夫爰捐清俸以為多士倡而問

序於余余惟長邑諸生僻處山陬見聞寡陋孰是不介而學從風而摩者然一叩乎心理之所同然事勢之所難已當無不怍怍自勵者况賢父母深情雅意揚魏樹準實有鼓軒而鼓舞之哉夫靈臺祇游息之所尚歌子來辟雍以還編而新報云思服大化之趨寧殊今昔且殺緇黃冠何物何教一有興作競為勸勉况我子矜豈求底之不若哉吾斯役也賢邑侯倡率於前邑子弟從余於後同心併力指日可竣他日若經明行修之事接踵而起以為吾道光皆孝公

序

三

茲聞之遂有以貽之而余第拱手以受其成也固不辭而為之序

傳

亡李忠臣傳

李 薇

公名景威唐室宗商家於長陽者也莫考其字跡生平重然諾好讀書個儻負偉人志不巧時下同柔脆建隆中高季興聞公英傑可乃任重特舉擢為指揮公善水軍精簡練奇正縱橫皆有法程上嘉之授都指揮先有季載仁避亂於江陵季興署觀察推官時載仁自負文學見知於季興為性迂緩一日赴高從誨召方上馬無何却曲相既載仁怒命急於厨中取

傳

二

飯並豬肉令相既者對食之仍戒曰如敢再犯必當於肉中加酥聞者無不嘲笑公鄙其不立威與絕交乾德元年周保權衡州刺史張文表叛襲之保權請救於宋太祖命幕客延列帥師討文表李處為都監及行太祖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葭不濟矣公恐衆師襲已欲伏兵於陰隘逼歆處攻之時高從誨辟成都人孫光憲為掌書常慕史氏之作自恨諸侯幕府不足展其才謂所親曰安知獲麟之筆反為倚馬之用有今焉賜詩云一生不得

文章用百口空為飽煖家公為商之力既不從公士
卒難精視然寡固不可以敵衆劍發兵圍之欲逼公
從公屹然無異志久不得救遂坑阬而死太祖嘆曰
自古忠臣常為主彼各為其主忠臣也命王仁瞻厚
恤其家置表忠觀於路前之軍嶺今雖世遠其忠父
老犹能言之採而錄之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
懷二心者

傳

二五

論

辨志論

孔孟肇興程朱繼起道學昌明如日中天異端曲術
其不足為吾道之患而亂其志也久矣然或讀孔孟
之書習程朱之言而不求其實則立志不篤久且畔
道而荒經毫厘千里之間不可以不辨也何則人生
德業以志為主為已則實拘人則虛至於好為詞章
則玩物喪志又乃於拘人之尤者也吾常閱古君子
之為學者矣博之事物以廣其識休之身心以要其

長陽縣志

論

二六

歸一言之未善則慙慙然以憂行之未協則惶惶然
以求其所為返觀內省苦心孤詣者凡欲使道德實
有諸已而已初未嘗記誦揣摩為業藻以思求見
於當時也然天地萬物之理既已熟悉其源流身心
性命之真又已默定其根底由是而筆之於書則為
文章措之於世則為經濟道德文章經濟合而為一
此三代人才之盛後世莫能及也今也不然束髮而
授書挾冊而呻吟問其呻吟何為也吾以求工於詞
章而已問其求工於詞章何為也曰吾以弋取科第

而已揭撥割裂務為苟求速化以自衛於外而立本
貴實之意藐焉無存則雖文採斐然嘗苦於虛誇浮
薄而不可救止其迂疎曲謹者流又或拘泥無通而
不周於世用使天下之人指而目之曰此無用之學
也豈古今人不相及耶由辨之不早辨也夫居今之
世而貴以古人之學天下既苦其甚難又或疑其迂
遠無成而不之信然而諸生之所誦習者由是古聖之
遺言先儒之義理也其甘心剝削苟且以卒業者徒
欲澤志於天下耳然使實心為己效古人之所為而

長陽縣志

論

二七

為之安知其得志也不更有甚速者乎先民有言維
使孔孟在今日也免不得應舉程子亦言舉業不怠
妨功惟患奮志予之為是言者非欲諸生不作文不
應舉也但以聖賢傳皆非空言朝考夕稽須求實
用誠反其務外之念而會之於心體之於身則實踐
之餘必有心得文不求工而自工名不求成而自成
明体達用既不同於華士之解實又不同於迂疎之
實效使天下見真儒之實學滴雪前言以為快其有
先於吾道豈淺鮮哉尔諸生其懋勉勿忽

說

尋孔顏樂處說

昔周子漁溪之教人也每令人尋孔顏樂處程子朱
子皆心知之而不欲明言之孔顏之樂何事乎嘗考
孔子之自言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
中矣又曰發憤忘食樂以忘其憂其賢顏回也曰一
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是其為樂必有寄於疏
水曲肱簞食瓢飲之外者惟好學深思乃能心知其
意而非論說之所能罄也雖然孔顏之樂固不可以

長陽縣志

說

二八

言詮而要無不可以意會昔曾點志在春遊風水曾
見契於聖人而程明道亦言自再見周茂叔後陰風
弄月以歸有吾与點也之意來公校見明道於汝州又云
在春風中坐了一月以此思樂樂何如也故諸子之
見於詠歌者曰富貴不淫貧賤樂時人不識予心樂
讀書之樂樂無窮此而求不可勝數可知樂者人
心之所同有但常私欲矜矜真樂不存惟聖人之心
私欲盡淨天理流行廓然大公怡然順應故無往不
得其樂也然則尋之奈何博之講習討論以廣其樂